

文韵周刊

盐官古镇,潮声伴乐声 交响乐如何扎根小镇烟火



交响乐在盐官古镇里流淌。



嘉兴大潮爱乐团在排练。



郎朗与嘉兴大潮爱乐团在沉浸式合奏。

■ 本报记者 褚晶君 沈烨婷
通讯员 陈子颖

“五一”假期的首日夜,一座小镇的歌剧院内,音乐缓缓流淌。这里是“大潮起首 巨人交响”开幕音乐会的现场,嘉兴大潮爱乐团携手国际钢琴大师郎朗,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水乡柔情与华彩乐章交织的浪漫交响。

与郎朗同台合奏的这支乐团,组建于2024年底,是国内首支古镇职业交响乐团,也是嘉兴本地诞生的第一支职业交响乐团,如今常驻在海宁市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。

拥有2000多年历史、以“天下第一潮”闻名的盐官古城,为何要组建职业交响乐团?这场“小镇办大艺术”的尝试,是一次冒险的艺术探索,还是可复制的跨界经验?我们来到海宁市盐官镇,一起探寻这场潮声与乐声交织的音乐实验。

最早的听众,是保洁阿姨和船夫

灯光渐暗,大潮歌剧院里近千人的屏息以待。指挥家俞璐抬起双臂的瞬间,嘉兴大潮爱乐团弦乐声部如潮水般涌入。紧随其后,中国钢琴家郎朗指尖落下,斯坦威钢琴迸发出清脆有力的第一个和弦。

钢琴与乐队,呼应共鸣,时而激荡如钱塘大潮奔涌咆哮,时而温婉似盐官月色静谧柔情。现场千余观众沉浸其中,掌声在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响彻全场。

这场精彩的交响盛宴,并不是大潮爱乐团的全部面貌。舞台上的专业演奏只是一面,这支驻扎在古镇的乐团,还有另一重鲜活的底色。

与传统交响乐团不同,盐官的这支乐团从诞生起就带着烟火气——他们既能在专业舞台上呈现高水准的演出,也能走进街巷、贴近百姓,让高雅的音乐成为古镇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盐官,舞台的边界是无限的。悠扬的小提琴、醇厚的大提琴、灵动的单簧管旋律,从古城街巷间流淌而出,与游人的笑语、远处的潮声交织在一起。去年观潮季期间,乐团将舞台搬到钱塘江畔。当《但愿人长久》的旋律迎着江风响起,艺术的乐声与自然的潮声完成了一场跨越人文和天地的对话。

乐团把排练场从室内搬到古巷。游客漫步青石板路,不经意间便能邂逅正在排练的乐手。乐团常以五六人的小编制进行演奏,小提琴演奏员刘茜文深有感触:“这是与环境共同排练。过去的我们多少有些‘困’在音乐厅里,如今在户外,音乐得以直接进入生活,让更多人看见、听见交响乐本身的魅力。”

嘉兴大潮爱乐团副团长张伟捷对此很有同感,“我们曾在船上排练,最早的听众是保洁阿姨和船夫。”他补充道。

可以说这是一支“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的古镇乐团,而这样的定位,也在

一次次大胆的跨界中变得更真实可感。去年11月乐团首演时,特意将首场音乐会的部分门票赠送给海宁市快递小哥、环卫工人和工人代表等一线劳动者。今年1月,“奔潮·乐燃全开”全民健身交响音乐会在盐官古城奏响,“全民健身教练”刘晔宏携手嘉兴大潮爱乐团,以《本草纲目》等经典曲目的交响改编为契机,带领数千名观众沉浸式跳操,在汗水与欢笑中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破圈传播。

而此次携手郎朗,更是乐团对艺术发起的一次新挑战。刘茜文感慨,这场音乐会不只是为了奏出动人的旋律,更是乐团对自身艺术水准的一次鲜明宣告,让所有人看见乐团所坚守的专业标准。

乐团的专业功底给郎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排练中的默契。“我在彩排时即兴产生的新想法,乐团很快便能配合调整,从容接住,完全按照国际一流水准予以回应。”郎朗惊喜地说。

“五一”当晚演出落幕,许多观众仍伫立原地,任音乐的余韵在心头盘旋。

古镇+交响乐,如何相融

一场场精彩交响演出的背后,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专业团队。我们不禁好奇:这支扎根古镇的乐团,究竟有着怎样的缘起与底色?

早在2016年,顶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乌镇旅游创始人陈向宏及其团队接手盐官古城文旅项目的策划运营。在深入了解古城的文旅与底蕴后,他逐渐萌生了将音乐、潮文化与盐官千年历史相融合的构想。在他看来,钱塘潮奔涌的磅礴节奏与交响乐跌宕起伏的旋律有着天生的契合度。“潮声是最震撼的天然伴奏,把音乐与潮文化结合,是顺势而为。”陈向宏说。

他的想法很快吸引了理念同频的指挥家俞璐,两人都认同“音乐不该只局限于城市中心,古镇也能成为艺术载体”。由此,“古镇+职业乐团”“文旅+交响乐”的创新模式应运而生。

2024年,由嘉兴大潮爱乐团创始人陈向宏与首席指挥俞璐共同署名的一纸“招募令”,面向全球发出。这不仅是在寻找演奏者,更是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“音乐必须回归‘人’的本质。”俞璐如此定义这场招募的初心,“我们寻找的,不仅是技艺精湛的演奏家,更是对交响乐现状具有独立审视、怀有革新热忱的同行者。”这份独特的理念,如一块磁石,吸引了国内外上千名音乐人投来简历与期盼。

一场精心设计的“声音选拔”由盐官发起,在全球展开。它不仅考核演奏技巧,更是一场关于音乐理解、艺术观念乃至文化抱负的深度对话。最后,40余名音乐人完成集结,扎根盐官古城。乐团平均年龄25岁,95后、00后成为中坚力量。

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大提琴演奏员塔拉,是乐团全球招聘的首批乐手之

一。10年前,20岁的塔拉怀揣一把大提琴,独自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;10年后,30岁的他成为嘉兴大潮爱乐团的一名大提琴演奏员。“我将和这支年轻的乐团,一起成长。”他觉得,这里更适合安放自己的梦想。

在上海生活了21年的美国姑娘艾琳,也因为热爱音乐来到了盐官,她擅长吹奏短笛和长笛,参与“潮起·欢乐颂”舞台的那次经历至今让她记忆犹新,与400多人同台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体验,让她直呼“触动心灵”。

在俞璐看来,以往古典音乐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大城市,而古镇同样可以成为文化艺术的载体。来到盐官,让音乐与潮水、古街、生活融在一起,是一次让音乐走近更多人的探索。

当然,高雅艺术落户古镇,品质不能被打折。在精彩演出的背后,是无数次看不见的磨合与碰撞。

“演奏最难的不是技术,而是互相‘听懂’的过程。”中提琴演奏员王一帆坦言,“每个人单独拉,都没问题,但合在一起,我们要呈现的不是几十种声音,而是和谐统一的整体。”

为打磨团队默契,他们借鉴合唱排练的方式,找来了合唱曲目当作练习曲。“像合唱团练声那样,分声部去寻找彼此的共鸣。”王一帆说,这方法看似基础,却最考验默契。团队时常为了一个音符的精准,反复在数十遍的循环排练之中。

这份磨合,不止于技术层面,更在于艺术理念的同频共振。中提琴演奏员张泽远感慨:“我们在这里,不只是为了演奏谱面上的音符,我们更希望让音乐成为连接这座千年古城与更广阔世界的一座桥梁。”

潮声不息,乐声不止

盐官人的生活,自古就与“声乐”相融,素有“日观潮、夜听潮”的传统。每逢农历初一至初五、十五至二十的大潮期,游人至此,白天可目睹气势磅礴的潮头奔涌,入夜后,还能聆听声似千军万马列阵而过的轰鸣。

而今,嘉兴大潮爱乐团扎根盐官,其价值早已超越了艺术演出本身。在这里,游客白日观潮览胜,入夜赏乐静心;交响乐悄然融入酒店、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,让盐官跳出了“一日观潮”的旅游定位,变成了一座可停留、可沉浸的音乐度假目的地。

放眼当下古镇旅游,相似的青石板路两旁,臭豆腐、奶茶、汉服写真与工艺品店构成高度雷同的风景区。文旅体验的同质化,不断稀释着游客的消费欲望与复游意愿。在“千镇一面”的困局

中,交响乐为盐官古城注入了独特的、能够深度触达大众情感的艺术内核。与许多景区的节庆式、阶段性的演绎模式不同,盐官的音乐是常态化的。街头艺人的竹笛即兴演奏在青石板路上悠然回荡,小巷转角会飘来弦乐四重奏的悠扬旋律,古戏台上越剧的婉转戏腔早已开唱……在街巷、酒店、咖啡馆,处处都有音乐声,交响乐的旋律正流淌在古城的日常肌理中。这种“音乐+生活”的独特体验,让盐官跳出了同质化竞争。自2024年9月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亮相以来,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。

长久以来,交响乐常被贴上“阳春白雪”的标签,离大众生活略显遥远。而嘉兴大潮爱乐团走出殿堂、走进街头,让市民和游客真切感受到:“原来交响乐一点都不遥远!”

去年8月,乐团正式首演前,走进盐官社区来了一场“快闪”音乐会,邀请居民在家门口听一场室内音乐会。演出结束后,一名小女孩挤到乐手身边。这名小学生叫郑裴缘,刚学了一个学期的长笛。“我每周末都练习,虽然现在只会吹简单的曲子,但我特别喜欢音乐!”她的眼睛闪着亮光,在大家的鼓励下,她拿起长笛,与身旁的专业演奏者们即兴合奏了几个小节。

嘉兴大潮爱乐团的出现弥补了嘉兴在交响乐发展上的空白。弦乐温柔流淌,铜管激昂澎湃,在2026嘉兴市新年音乐会上,嘉兴大潮爱乐团为禾城市民奉上一场跨年夜的交响盛宴。一位嘉兴观众感慨:“以前想看高水平的交响乐得去上海、杭州,现在家门口就有了,这是我们城市文化品位的一次跃升。”

与机遇相伴而生的还有挑战。如何让音乐避免沦为转瞬即逝的“背景板”,真正创作出能走向更广阔舞台、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原创作品,决定着乐团未来能走多远。

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、乐团顾问陈光宪评价:“长三角乐团虽多,但大多扎在城市里演经典。大潮爱乐团走了一条不同的路:驻守古镇,主动走出音乐厅,跨界文旅、艺术惠民。从反响看,这个方向既可行又独特:‘古镇职业乐团’的标签辨识度鲜明,也让高雅艺术真正触达了游客与市民。”他期待,未来能在长三角缔造一种常态化的合作机制,让音乐在流动中生生不息。

陈光宪还表示,接下来,乐团将系统地挖掘本地文化元素,这正是古镇环境赋予这支乐团的独特任务。“我们会结合嘉兴的本土文化,以及盐官独有的历史与潮旅特色,创作出让人一听旋律就能浮现此地风物的作品。”

据了解,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未来将通过“音乐+”的多元探索,让游客的行程从观潮、逛展延伸到赏乐,形成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。

潮声不息,乐声不止,盐官的探索仍在继续。

中,交响乐为盐官古城注入了独特的、能够深度触达大众情感的艺术内核。

与许多景区的节庆式、阶段性的演绎模式不同,盐官的音乐是常态化的。街头艺人的竹笛即兴演奏在青石板路上悠然回荡,小巷转角会飘来弦乐四重奏的悠扬旋律,古戏台上越剧的婉转戏腔早已开唱……在街巷、酒店、咖啡馆,处处都有音乐声,交响乐的旋律正流淌在古城的日常肌理中。这种“音乐+生活”的独特体验,让盐官跳出了同质化竞争。自2024年9月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亮相以来,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。

长久以来,交响乐常被贴上“阳春白雪”的标签,离大众生活略显遥远。而嘉兴大潮爱乐团走出殿堂、走进街头,让市民和游客真切感受到:“原来交响乐一点都不遥远!”

去年8月,乐团正式首演前,走进盐官社区来了一场“快闪”音乐会,邀请居民在家门口听一场室内音乐会。演出结束后,一名小女孩挤到乐手身边。这名小学生叫郑裴缘,刚学了一个学期的长笛。“我每周末都练习,虽然现在只会吹简单的曲子,但我特别喜欢音乐!”她的眼睛闪着亮光,在大家的鼓励下,她拿起长笛,与身旁的专业演奏者们即兴合奏了几个小节。

嘉兴大潮爱乐团的出现弥补了嘉兴在交响乐发展上的空白。弦乐温柔流淌,铜管激昂澎湃,在2026嘉兴市新年音乐会上,嘉兴大潮爱乐团为禾城市民奉上一场跨年夜的交响盛宴。一位嘉兴观众感慨:“以前想看高水平的交响乐得去上海、杭州,现在家门口就有了,这是我们城市文化品位的一次跃升。”

与机遇相伴而生的还有挑战。如何让音乐避免沦为转瞬即逝的“背景板”,真正创作出能走向更广阔舞台、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原创作品,决定着乐团未来能走多远。

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、乐团顾问陈光宪评价:“长三角乐团虽多,但大多扎在城市里演经典。大潮爱乐团走了一条不同的路:驻守古镇,主动走出音乐厅,跨界文旅、艺术惠民。从反响看,这个方向既可行又独特:‘古镇职业乐团’的标签辨识度鲜明,也让高雅艺术真正触达了游客与市民。”他期待,未来能在长三角缔造一种常态化的合作机制,让音乐在流动中生生不息。

陈光宪还表示,接下来,乐团将系统地挖掘本地文化元素,这正是古镇环境赋予这支乐团的独特任务。“我们会结合嘉兴的本土文化,以及盐官独有的历史与潮旅特色,创作出让人一听旋律就能浮现此地风物的作品。”

据了解,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未来将通过“音乐+”的多元探索,让游客的行程从观潮、逛展延伸到赏乐,形成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。

潮声不息,乐声不止,盐官的探索仍在继续。

中,交响乐为盐官古城注入了独特的、能够深度触达大众情感的艺术内核。

与许多景区的节庆式、阶段性的演绎模式不同,盐官的音乐是常态化的。街头艺人的竹笛即兴演奏在青石板路上悠然回荡,小巷转角会飘来弦乐四重奏的悠扬旋律,古戏台上越剧的婉转戏腔早已开唱……在街巷、酒店、咖啡馆,处处都有音乐声,交响乐的旋律正流淌在古城的日常肌理中。这种“音乐+生活”的独特体验,让盐官跳出了同质化竞争。自2024年9月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亮相以来,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。

长久以来,交响乐常被贴上“阳春白雪”的标签,离大众生活略显遥远。而嘉兴大潮爱乐团走出殿堂、走进街头,让市民和游客真切感受到:“原来交响乐一点都不遥远!”

去年8月,乐团正式首演前,走进盐官社区来了一场“快闪”音乐会,邀请居民在家门口听一场室内音乐会。演出结束后,一名小女孩挤到乐手身边。这名小学生叫郑裴缘,刚学了一个学期的长笛。“我每周末都练习,虽然现在只会吹简单的曲子,但我特别喜欢音乐!”她的眼睛闪着亮光,在大家的鼓励下,她拿起长笛,与身旁的专业演奏者们即兴合奏了几个小节。

嘉兴大潮爱乐团的出现弥补了嘉兴在交响乐发展上的空白。弦乐温柔流淌,铜管激昂澎湃,在2026嘉兴市新年音乐会上,嘉兴大潮爱乐团为禾城市民奉上一场跨年夜的交响盛宴。一位嘉兴观众感慨:“以前想看高水平的交响乐得去上海、杭州,现在家门口就有了,这是我们城市文化品位的一次跃升。”

与机遇相伴而生的还有挑战。如何让音乐避免沦为转瞬即逝的“背景板”,真正创作出能走向更广阔舞台、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原创作品,决定着乐团未来能走多远。

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、乐团顾问陈光宪评价:“长三角乐团虽多,但大多扎在城市里演经典。大潮爱乐团走了一条不同的路:驻守古镇,主动走出音乐厅,跨界文旅、艺术惠民。从反响看,这个方向既可行又独特:‘古镇职业乐团’的标签辨识度鲜明,也让高雅艺术真正触达了游客与市民。”他期待,未来能在长三角缔造一种常态化的合作机制,让音乐在流动中生生不息。

陈光宪还表示,接下来,乐团将系统地挖掘本地文化元素,这正是古镇环境赋予这支乐团的独特任务。“我们会结合嘉兴的本土文化,以及盐官独有的历史与潮旅特色,创作出让人一听旋律就能浮现此地风物的作品。”

据了解,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未来将通过“音乐+”的多元探索,让游客的行程从观潮、逛展延伸到赏乐,形成完整的文化体验闭环。

潮声不息,乐声不止,盐官的探索仍在继续。

延伸阅读

一座“飞越”欧亚的剧院

在海宁市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,一座通体由芬兰云杉木筑成的宏伟建筑静静矗立。它历经几次“奇幻漂流”,从法国巴黎到瑞士日内瓦,再到中国海宁,最终落户盐官古城—潮乐之城,定名为“盐官大潮歌剧院”。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全木结构剧院之一,它在2026年5月1日正式揭幕亮相。

这座剧院的传奇故事始于2012年。当时,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法国法兰西喜剧院启动大规模修缮工程,需要一处临时演出场所。法国政府在巴黎皇家花园内建造了一座木质结构剧院——法兰西喜剧院木质剧院,这便是盐官大潮歌剧院的前身。

这座1200平方米的剧院可容纳700名观众,全部由法国工匠手工挑选的芬兰云杉木打造。全院的80块核心云杉木板,每块长11米、宽3米、厚40厘米,经严格筛选打磨,拼接处严丝合缝。不同于钢筋混凝土的冰冷,云杉木纹理细腻均匀,自带天然的声音共鸣属性。建成后的两年间,这里上演了约400场演出,从经典戏剧到浪漫主义乐曲,无数观众因木质空间的温润音效而沉醉。

2014年,法兰西喜剧院完成修缮。与此同时,拥有140多年历史的日内瓦大剧院正值翻修,这座木质剧院于是又一次面临受命,充当了“救场”的角色。日内瓦大剧院购买并整体搬迁了这座剧院,将其安置于瑞士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“万国广场”,更名“万国歌剧院”。剧院进行了扩建改造,座位数从700座增至1118座,并增设了乐池,从小型戏剧演出场所升级为功能完备的歌剧院。

2019年底,日内瓦大剧院翻修完毕,万国歌剧院迎来了又一次远行时刻——目的地是中国浙江海宁。

从日内瓦“启程”的万国歌剧院,经分拆、跨国运输与重建,如今在海宁以“盐官大潮歌剧院”的全新身份亮相。当然,它并非简单的“复刻”版本,而是在保留木质建筑核心特质的基础上,融入江南水乡的建筑美学与钱江潮的文化内核。

从建筑声学角度来看,全木结构剧院的声学优势远非钢筋混凝土可比。木材天然的多孔结构能够均匀吸收和反射声波,营造出温暖而富有层次的音质,被誉为“会呼吸的建筑”。这座歌剧院不只是一座建筑,更是一件独一无二的“乐器”。

(本报记者 褚晶君 综合整理)



“奔潮·乐燃全开”健身交响音乐会现场,刘晔宏带领观众跳操。



嘉兴大潮爱乐团首演现场。



乐团在盐官古镇街头演奏。